

纪念中国话剧诞辰100周年

中国话剧百年 剧作选

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 编

第 6 卷

(20世纪40年代[Ⅲ])

中 国 出 版 集 团
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纪念中国话剧诞辰 100 周年

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 编

中国话剧百年 剧作选

20 世纪 40 年代 [Ⅲ]

主编 刘厚生 胡可 徐晓钟

本卷主编 朱以中

第
6
卷

中国出版集团
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话剧百年剧作选. 第6卷, 20世纪40年代. 3 / 刘厚生, 胡可, 徐晓钟主编;
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编. —北京: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, 2007. 4
ISBN 978-7-5001-1744-5

I. 中... II. ①刘... ②胡... ③徐... ④中... III. 话剧-剧本-作品集
- 中国-现代 IV. I23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29851 号

出版发行 /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地 址 /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物华大厦六层

电 话 / (010)68359376 68359303 68359101 68357937

邮 编 / 100044

传 真 / (010)68357870

电子邮箱 / book@ctpc.com.cn

网 址 / <http://www.ctpc.com.cn>

出版策划 / 张高里

策划编辑 / 宗 颖

责任编辑 / 李 效

封面设计 / 大象工作设计室

排 版 / 北京巴蜀阳光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
印 刷 / 山东人民印刷厂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规 格 / 72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 / 16

印 张 / 39.5

字 数 / 480 千字

版 次 / 2007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7 年 4 月第 1 次

印 数 / 1 - 2000

ISBN 978-7-5001-1744-5

全套定价: 1200.00 元

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《中国话剧百年剧作选》编辑委员会

主 任：李默然

委 员：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

王永德	王育生	王福麟	毛金钢
方梓勋（香港）	田本相	朱以中	刘 平
刘厚生	刘锦云	孙德民	杨绍林
李默然	余 林	沈 玲	宋国锋
张 明	邵钧林	林克欢	欧阳逸冰
郑邦玉	郑振环	赵有亮	赵瑞泰
胡 可	荣广润	徐晓钟	黄美序（台湾）
黄维钧	穆凡中（澳门）	戴英禄	瞿弦和

主 编：刘厚生

胡 可

徐晓钟

副 主 编：王永德

王福麟

分卷主编：王永德

王育生

刘 平

朱以中

余 林

沈 玲

黄维钧

《中国话剧百年剧作选》

卷次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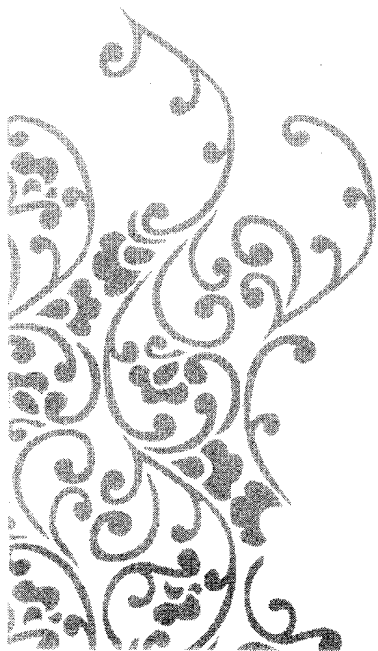
第 1 卷	(1907 ~ 1929 年)
第 2 卷	(20 世纪 30 年代 [I])
第 3 卷	(20 世纪 30 年代 [II])
第 4 卷	(20 世纪 40 年代 [I])
第 5 卷	(20 世纪 40 年代 [II])
第 6 卷	(20 世纪 40 年代 [III])
第 7 卷	(20 世纪 40 年代 [IV])
第 8 卷	(20 世纪 50 年代 [I])
第 9 卷	(20 世纪 50 年代 [II])
第 10 卷	(20 世纪 50 年代 [III])
第 11 卷	(20 世纪 60 年代)
第 12 卷	(20 世纪 70 年代 [I])
第 13 卷	(20 世纪 70 年代 [II])
第 14 卷	(20 世纪 80 年代 [I])
第 15 卷	(20 世纪 80 年代 [II])
第 16 卷	(20 世纪 80 年代 [III])
第 17 卷	(20 世纪 90 年代 [I])
第 18 卷	(20 世纪 90 年代 [II])
第 19 卷	(2000 ~ 2007 年)
第 20 卷	(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、台湾地区)

目 录

第6卷

(20世纪40年代[Ⅲ])

抓壮丁	陈戈 丁洪 戴碧湘等集体创作 吴雪执笔(1)
风雪夜归人	吴祖光(53)
夜店	柯 灵 师 陀(171)
李国瑞	杜 烽(269)
升官图	陈白尘(355)
同志,你走错了路	姚仲明 陈波儿等集体创作(427)
清宫外史——第一部《光绪亲政记》	杨村彬(507)





抓 壮 丁

(三幕话剧)

陈 戈 丁 洪 戴碧湘 吴雪等集体创作
吴雪执笔

人 物 表

李老拴——50 余岁，地主，土肥鳖，农村高利贷者。

李 妻——50 余岁，李老拴的妻子，一钱如命的管家婆。

大娃子——30 余岁，李老拴的大儿子，某团部副官。

二娃子——30 岁，李老拴的二儿子，烟灰。

三娃子——27 岁，李老拴的三儿子，光长个子不长心眼的傻大汉。

三嫂子——22 岁，三娃子的妻子，能说会讲的巧媳妇。

么 女——18 岁，李老拴的么闺女。

王保长——40 余岁，一脸大麻子。

卢队长——50 岁，新从成都省受训回来，师管区派来抽壮丁的。

潘驼背——30 岁，农村流氓，壮丁油子。

团丁甲、乙

抬滑竿的甲、乙

姜国富——60 多岁，善良农民。

姜老大——40 岁，姜国富之子。

姜大嫂——30 多岁，姜老大的妻子。

水 生——7 岁，姜国富的孙子。

烟 灰

第一幕

〔中秋节前一天。

〔一个暴发户，凭高利贷，大斗进小斗出，盘剥起家的地主的堂屋。（如在广场演出，只要一张桌子，四根板凳或椅子就行了）

〔开幕时，李老拴坐在桌前抽水烟，一边唱着《江油关》。

李老拴 （唱川剧二流倒板）

边防日报启人忧，
愁东愁去不爱愁，
得饮酒时且饮酒，
得风流处……

贤夫人，（走到门口，其妻应声而出，碰个照面，接唱）且风流……

李 妻 唱，唱，唱，一天到晚就晓得唱！这个家务你还管不管的哟？好像就是我一个人的事情一样。看到明天就要过中秋节了，家里还样啥（什么）都没有，八月十五，未必还把月亮菩萨请到家里来坐冷板凳（空坐一会儿）呐！往年子啥，月饼呀，糍粑呀，总得买点。今年连一升糯米都没准备。手头一个毛钱都没有。你想没想一下的哟！

李老拴 真是穷惯了！把你的新谷子卖两石嘛！

李 妻 噫！真是癩疙宝（癩蛤蟆）打呵欠，口气大咧！就忧到我那几颗新谷子。你有好多谷子卖不完哪？迷迷糊糊的，两手一操，家里的事情横竖你也不管。今年年岁不好，收那点租子，吃还不够咧！今天也卖，明天也卖，卖完了，我看这么一大家人，叫你爷

儿父子“吊起锅儿当钟打”（喝西北风）呀！

李老拴 （看了她一眼，只顾抽烟）……

李 妻 我问你哟，你那些钱一天就盘、盘、盘出去放利；收起利来，就是茶馆进，酒馆出，搓麻将，“打拼伙”（做东道）的，只顾你一人在外面乐得像神仙，就不管家里人吃饭翻白眼呐！

李老拴 你就忧到我那几个钱。我有好多钱在外头放利呀！世道不好嘛，这几年连种庄稼的人都惹不起了，越来越可恶了嘛，动不动就说：“人是一个，命是一条，要钱没有，坐监牢吗？好得很，还可以捞到一碗牢饭吃！”你想我利钱收不到，连本钱都收趸不回来咧。再说，你不是还积得有那么多私房银子吗，不拿出来用于啥子呀？未必放在箱箱里头会下崽崽（生儿子）呀？

李 妻 噫！你怎么青天白日的“锉牙巴”（说梦话）呀！你看到我哪里有私房银子呀！连我娘屋里陪嫁的几个钱你都跟我喝（哄）、喝、喝出去还没还我咧，我怕你——（急转话题）唉，这么一大家人的缴缠（开销），五六张嘴，要吃要喝的。比得往年呐，手里头还有几个空钱。这个年头，粮呀，款呀，今天这个捐，明天那个捐，差狗子一天不离，接二连三，像催命鬼一样地坐在堂屋里不走，未必你没看到呀！

李老拴 我又没有当家，纳粮上税，关我老太爷啥相干？

李 妻 老太爷，说得那么体面，哪个封你老太爷呀！

李老拴 （正在抽烟，咳嗽一声）咳……

李 妻 （这才坐下一边把簸箩放在膝盖上，在里面清理玉花呀，红红绿绿的珠子呀，准备给幺女穿耳环，弄凤冠霞帔出嫁用的东西，一面就谈起家常来）这家里哪一样事情你管过呀？……大娃子在啥，我还有个帮手，还能喘过一口气来。就是你嘛，两爷子一见面就像家冤对头一样，说不上三言两语就是吵，吵，吵得他一气出了门，两三年了还杳无音信，你连打听都不打听一下……

李老拴 （抽烟）……

李 妻 二娃子哩，又不昌盛，婆娘死了咧，把烟瘾也吃上了，就舍不得那个吹火筒。在家里见钱就偷，偷出去同那些“三尔四尔”（不三不四）的人去刨土沟沟（野地里打牌掷骰）赌钱，赌得白天晚

上都不落屋。咳，咱个不给那龟儿子抓壮丁的抓去啊！……

李老拴（抽烟）说得好听。

李 妻 三娃子咧，也是傻木登登的，光长个子不长心。信那什么王保长王麻子的话，去当啥童子军儿咯，一年学费都要化千把，一套童子军服都要四五百……

李老拴（把纸捻插上烟袋里往桌上一放）有那么多“穷疙瘩”（空话）数不清咯！

李 妻 婆娘丢在家里大起个肚子，都快坐月（生产）了，连鸡蛋都没买一个。幺女儿明年正月十二就要过门（出嫁），陪奁呀，嫁妆呀，这些事你打主意没有啊！

李老拴（搔头，唱二流）

视其所以，观其所由，

大势一去水东流……

李 妻 又唱，又唱，还要唱呀！好，这个家务我也管不了哪！这里，把钥匙拿起来，（把一大把钥匙扔在地上）看你把这一大家人咱个办嘛！

李老拴（一面抬钥匙，一面唱）

妇人家只知道奉箕帚，

为何同我要舌头？（交钥匙给妻，妻不理，乃置桌上）

汉室该亡天都不佑，

只怕这江山不姓刘。（妻莫可如何，气极）

我降魏呀，无非是为家口，

用几句良言语，开导女流。（就妻前一揖，妻生气）

〔姜国富手提一包月饼，一块鲜肉上。〕

姜国富 拴老爷！

李老拴 啊！（作态）姜国富啊，你给我送利钱来了吗？

姜国富 拴老爷，你老人家那钱，还要求你缓一下。

李老拴 你都两个月没给我送利钱来咯，你晓得不？

姜国富 呃，呃，拴老爷，实在沾你老人家的光咯，我只要手势好一点，总是见月给你老人家送利钱来的。老主客咯，我种你老人家的田快十年了。别的客家在你老人家这里，哪一个不是长头短尾的。

我的租谷尾欠，每年都是交清了的……

李老拴 所以你的押佃银子比哪一个都加得少咧，嘿嘿！

姜国富 这两年，实在是天心不顺。唉，自从去年我大孙子无缘无故的给那些抓壮丁的打死了，……

李老拴 （咳嗽）咳……

姜国富 拴大爷，姜国富又遭祸事了！

李老拴 遭啥祸事呀？

姜国富 抽壮丁的嘛！这回保上，又点上我儿子的名了。

李老拴 你不是才出了钱吗？

姜国富 是嘛，我送了两回钱给王保长咯。（走近李老拴）

李老拴 你站远一点咧！（掩鼻）

姜国富 （退后一步）眼目下连借你老人家的钱还没有还，说又要抽。

李老拴 把你那独丁丁的儿子都抽走了，我那份田哪个种呀！

姜国富 是呀，所以来求拴大爷的情。

李老拴 求我的啥情，我又没管公事。

姜国富 你老人家嘛，新修的庙宇，菩萨不在金面大哟！王保长和你老人家又是肩比肩、背靠背的人，哪一件事情他给你做不得主，你给他卖不得盘啊！只要你老人家打一个总成（讲一句好话），还怕……念其主客分儿上，你老人家的好处，我二辈子也忘不了啊！

李老拴 那个王麻子是要钱不要命的嘛，你叫我这么空脚亮手（空起两手）的怎么去求情哪？这个，敬土地老爷嘛，也要个刀头敬酒嘛！

李 妻 看到没有呀？人家都打酒割肉的准备过节货了，你家里一点响动都还没有啊，看你管不管的呀！（故意高声）姜国富！你那肉割成多少钱一斤？你家里过热闹节啊！

姜国富 啊！我哪里还过得起节啊！不怕你主人家见笑，这几年，连过年都没见过油荤咯。我这……你看……正是买来给拴大爷下酒，给主人家辞节的。

李 妻 （急去接过礼物）你咱个不早说嘛：嗟，讲啥礼啊，主客家，还去淘神费事的。请茶，请茶！坐嘛！（对李老拴）王保长那里，去跟人家说一声。（拿月饼、鲜肉下）

姜国富 我这里办了一千块钱，送给王保长，救我儿子一条命。他又要我

出三千，我哪里还出得起那么多啊！求你老人家在王保长面前美言一句。

李老拴 （接钱清数）一千块，刚刚够我一个月的利钱。

姜国富 那你老人家要我姜国富的命咯！

李老拴 我手头也要用钱嘛！

姜国富 把我儿子留下来，还不是为你老人家出力，为你老人家效死嘛！你老人家的钱往后我一定办，一定办。有了骨头还怕熬不出油么！

李老拴 装穷！

姜国富 唔……（不知如何说好）

李老拴 你说你没有钱？这一千块钱又是哪里来的？

姜国富 锅盆碗盏，铺盖棉絮，都当尽卖绝了，才办了这一千块钱，给王保长买我儿子一条命。你老人家的利钱，过几天……

李老拴 过几天？（转念头）过几天我又不要你办现钱来咯，反正你也办不出，是不是？

姜国富 那，全仗主人家看承（照顾）！（感激之至）

李老拴 把账算清楚。（取算盘）你借我两千五，利钱一个月一千，两个月就是两千，一共是四千一个五，是不是？

姜国富 是，是。

李老拴 上一回在我这里立借约，请客，除你自己带来的米粮酒菜不计外，给你算伙钱三百元，印花税一百二，招待客人的水烟钱就算我们一人一半好了，给你折八十元，连前带后总共五千元。今天八月十四，就让你半个月，从明天起利，我算借给你五千元。

姜国富 啊！啊！

李老拴 看承你，现在要你办现钱也实在不容易，你又遭了祸事。唉！过几天带点豆子来，推点豆花（豆腐脑），割点肉，打点酒，请一堂客，还是在我这里请好了。把王保长他们请来，把借约换一下就是了，听到没有？

姜国富 （呆住了）……

李老拴 就是这样办吧！

姜国富 （突然）那我儿子的事？……

李老拴 王保长那里，我给他说明一声，一千块钱看他答应不答应。你先回

去。啊！不要忘记带米来呀！

姜国富 拴老爷！拴老爷娘子！（下）

李老拴 （看姜国富出了门）你吃了晌午（午饭）才走嘛。

李 妻 （急赶上制止）你发疯啦，他一顿不吃你半升米！

李老拴 一句话又不要本钱。那块肉有多重呀？

李 妻 总有斤把嘛。过节的月饼也有了。

李老拴 还不是红糖饼子，啥吃头。

李 妻 把那一千块钱给我。

李老拴 人家给王保长的。

李 妻 噫！舍不得，还过不过节的呀？

李老拴 人家求情的钱，姜国富要打救他儿子的命，我一会儿就要给王保长送去的嘛！

李 妻 你借给我，我给你出利好了嘛。

李老拴 到了你手上的钱，利？你不吃我的本就是好的了。拿，拿！王麻子那里你可得还去呀，不要误了人家的事。

〔李妻接钱清数，喜形于色。〕

李老拴 那办过节货该去得了吧？啊！打两斤酒。

李 妻 酒，酒，你就离不开你那点烧老二呐！喝了那个马尿水水就发酒疯发不完啦！（转头，正欲入内）

〔三嫂子与幺女上。〕

幺 女 （气喘喘的）妈！我跟你说！

李 妻 （在气头上，未弄清楚说话的人）不要跟我说，你那样离不得酒，你去变酒坛子去嘛。

幺 女 我跟你说嘛！人家要抽二哥去当壮丁。

李 妻 啊！你哪里听来的呀？

三嫂子 我同幺妹到莫仙娘那里问仙，回来在路上听说的。

李老拴 哪个说的呀？

幺 女 卢队长。

三嫂子 抽壮丁的那个卢队长。

李老拴 你男人，上回人家要抽他，我们才出了三千块钱，叫他到小学堂里去当童子军去啦嘛。

三嫂子 是呀！他说这回又要抽二哥咧。

李老拴 哼！又搞到老子名下来啦，放他妈的屁哟！

〔停顿。三嫂子到神龛前作揖，幺女敲磬，企图缓和这紧张空气。〕

三嫂子 妈！这是给二哥烧的仙蛋，莫仙娘说是人胎。

李 妻 （把蛋扔在地上）鬼胎哟人胎！老头子，这又是你的事，看你管不管嘛！这年头真不晓得犯了哪一官祖神菩萨的坟山咯，绊倒就是棍棍棒棒的，三天莫得两天安，这日子咱个过得下去哟？看你咱个办嘛？

李老拴 咱个办？我有啥办法？

李 妻 你没办法？你把王麻子看成你的心腹，一天三顿酒两顿肉的供！啥子事都信托他，恨不得把你的裤儿都脱给他穿，你的家都给他当了一半呀，为啥子一抽起壮丁来还是按到你脑壳上抽呀！养起狗来咬自己呀！今天抽这个，明天抽那个，我看有一天你这条老命也保不住咧！（用手指重重地往李老拴的头上捣了一下）

李老拴 你不是说二娃子不昌盛吗？又不听说，我看抽起去咧还好些咧。

李 妻 抽起去，你咱个这么没良心啊？二娃子那样浪筋筋、瘦壳壳的（瘦弱），经得住吗？再不昌盛吗他总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嘛。告诉你，二娃子是我的命，他要抽去了，我这条老命就同你拼了！（以头撞李老拴的胸）

李老拴 看，看，这像什么话！（以手推妻）儿大女成人的。

李 妻 ……（还要厮打）

〔三嫂子、幺女见他们是闹惯了，不觉失笑。李妻狠狠地瞪了她一眼，她们急埋头仍窃笑。〕

李老拴 你不是舍不得你二娃子吗？

李 妻 不是，啥子咧（是嘛，怎么样）？

李老拴 那好办嘛，你出几个钱就脱手啦嘛。

李 妻 啥子？要出钱！

李老拴 呃，这个世道呀！有钱使得鬼推磨。

李 妻 亏你说得出，你有好多银子出不完哪，你窖得有几窖银子在那里呀？

〔王保长吸着香烟上。〕

王保长 李老拴!

李老拴 啊! 王大爷, 坐嘛!

王保长 你老两口子又在吵啥子?

李老拴 没有啥事。(向妻) 总吵!(向王保长) 还不是抽壮丁的事嘛!

王保长 抽壮丁咯!

李老拴 是嘛, 又搞到我名下来了。

王保长 那没关系嘛。

李 妻 啊! 王保长, 你请坐嘛。幺女, 给王保长倒杯茶嘛, 你看客人来了都不晓得张罗。

王保长 天天来到的, 啥客哟。

[幺女对王保长做鬼脸, 跑下。三嫂子就去倒茶给王保长。

三嫂子 王保长! 请茶。(下)

王保长 呃! 三嫂子, ……(很有深意地看着三嫂子下)

李老拴 王大爷, 前天啥子事那么忙呀? 刚把菜炒好酒打来, 你就爬起跑跑了。

王保长 啊, 前天卢队长出了点事。

李老拴 抽壮丁的那个卢队长! 他, 啥事?

[三嫂子与幺女上。三嫂子一边做小孩帽子, 一边听热闹。幺女立在三嫂子身后嗑瓜子。

王保长 你不晓得, 芋子那个征属……

李老拴 芋子为啥一定要蒸熟, 煮熟不是一样?

王保长 哪里芋子蒸熟? 张摆子那个儿子, 小名不是叫芋子娃儿吗? 他到前方打抗战去了, 他那个婆娘从前叫抗属, 现在, 而今, 眼目下打抗战的人都叫征属, 不准叫抗属了。

李老拴 这样啊, 我以为要吃芋子, 反正蒸熟改成炕熟, 炕熟又改成蒸熟, 还不是一样, 反正是要吃它嘛。

王保长 笑话, 笑话! 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: 芋子娃儿的老婆跑到县上去, 说她过不下去了, 要县政府给她想点办法。前天卢队长奉了命令, 好心好意的去给她一点优待。哪晓得卢队长一到了她家里, 芋子娃那个婆娘就要悬梁自尽, 抹喉跳井, 闹得天翻地覆, 说是卢队长“古”(强)奸了她……